

我夢碑

曲波



武藝碑

曲 波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戎 萼 碑

曲 波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10099·215 定价:0.67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九四二、三年为背景，描写了我军一支医务工作队伍，战场行医，火线办院，医疗战斗，战斗医疗的革命英雄事迹。这支医务工作队伍，既是医生、护士，又是指挥员、战斗员，他们以惊人的机智、勇敢，和高度的革命大无畏精神，在与凶恶的日寇、汉奸、封建恶霸势力，展开大搏斗、大周旋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剿、封锁、暴乱，取得了开辟新的疏散医疗区，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的重大胜利。作品着重刻画了戎尊、曹参放、屈胖嫂、燕丽萱、燕丽翠、贺智良、张继荣、燕妈妈等英雄群象。作品题材新颖，人物性格鲜明，是一部描写我军医务工作者的比较优秀的作品。

目 次

一	玄 妙 策	1
二	狭 道 逢	27
三	震 山 川	52
四	战 中 生	81
五	海 王 星	106
六	劈 岩 斧	142
七	雏 燕 鸣	163
八	稚 燕 飞	191
九	惊 疆 耗	211
一〇	闯 险 阵	234
一一	蹈 海 浪	254
一二	天 际 来	278
一三	创 玄 灵	305
一四	荣 四 岳	341

— 玄 妙 策

在茫茫的黄海边上，有一处地方，名叫玄灵台。

玄灵台上，有四座秀丽的奇峰：东曰伏骀山，西曰卧驹山，南曰乳莺山，北曰雏燕山。四山联裾，如同姐妹，林木葱茏，野花盈冠，飞瀑喷泉，深潭回旋，奇峰峥嵘，屹立挺拔，朝晖晚霞，灿烂挥彩，真象一座神话世界。

四山环抱之内：是一片方圆百里的小盆地。旱天不旱，涝天不涝，日日阳光充沛，夜夜自来返潮，盛产小麦玉米，岁岁丰收两熟，是一座天然的米粮川。

四山之外：北有浩瀚无际的连天海，丰产鱼蜆虾蟹，龙须海带；南有垒叠入云的阶梯田，盛产地瓜花生，大葱白菜；西有连绵无垠的黄草岗，微风催浪，漫野牛羊；东有万紫千红的水果园，摘罢桃杏苹果来。

谚云：西天王母下山来，

不思瑶台恋灵台。

延古继今，家乡人称这四座秀丽的奇峰是：玄灵台上“小四岳”。

在雏燕山前怀，葱茏翠绿的松林内，黛色清秀的盘石前，

背风向阳的石阶上，有一座玲珑洁白的小石碑，玉体晶莹，矗立在四季长青、三面环抱的花木丛中。

五百多字的碑文，铭记着一位名叫戎萼的抗日战士的生平，突出地写了戎萼十二次火线抢救伤员七十八名的英雄事迹；又褒奖了戎萼苦学实干、精益求精的外科手术，挽救了二百多个重伤员的生命；综述了戎萼五年来，战场行医，火线办院，在抗日战争的医务战线上，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。

可是，只要一读玉碑背面的四句话，就使人分外惊奇！这四句是这样写的：

哥哥、弟弟、叔叔，
姐姐、妹妹、姑姑，
戎萼同志、总护士长、外科大夫，
你为了挽救战友的生命，献出了个人的青春年华，
你的名字，和玄灵台上“小四岳”秀丽的奇峰一样，
永远活在人间。

全体伤病员及玄灵台人民敬礼

从上述的称呼看，戎萼是男是女？看不清楚；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，或者说是九个人？也弄不明白。更奇怪的，还是碑文的正文。正文是这样写的：

抗日战士戎萼同志碑志

姐、哥、弟、妹：

自诞生人世，二十又四载。

这是开头对戎萼的称呼。

再看碑文最后，敬立者的署名是：

小妹燕丽萱

小弟燕丽翠

大哥曹参放

大姐屈胖嫂

敬立

奇怪吧？燕丽翠称他为兄，曹参放称他为弟，加上群众和伤病员在碑后刻的大字，称他为哥哥、弟弟、叔叔，看来戎萼是个男性战士。可是，燕丽萱称她为姐姐，屈胖嫂称她为妹妹，加上群众和伤病员在碑后刻的大字，称她姐姐、妹妹、姑姑，戎萼又变成了一位女性英雄。

此外，称兄弟姐妹，又称同志，看来四位敬立者和戎萼，既有革命同志关系，又有家族亲属关系。但，屈、曹、燕、戎，姓氏各异，既不是同姓家族，又没冠以姑表、姨表兄弟姐妹，使所有看到这座纪念碑的人，都十分难解。

到底是怎样一层关系呢？

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欲知深山路，需问打柴人。要知其所以，且问玄灵台上的群众。更彻底点，还是直接问燕丽萱、燕丽翠、屈胖嫂和曹参放吧！

终于找到了。燕丽翠是当年女扮男装十六岁的小护士，人们都管她叫小燕；屈胖嫂是当年二十八岁的被服管理员；燕丽萱是燕丽翠的孪生姐姐，人们都叫她大燕，当年任护士长；曹参放是医院的总务科长，当年已三十二岁。火热的战斗友谊，使她们作了深情的记述。

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，那时蒋介石反动政府对日寇实行不抵抗主义，他本人躲上了峨嵋山，几十万嫡系大军，也溃撤到大西南，并且指使一大批部属，搞“曲线救国”，投降日寇，疯狂推行他的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方针，致使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，抗击了日寇侵华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，抗击了伪军兵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。当时，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。

在敌后抗日战争的千百条战线上，有一条是：设在敌人后方枪刀林里的后方医院。医生、护士，朝护夜诊，牢牢依靠农村广大群众，学习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的精神，战场行医，火线办院，医疗战斗，战斗医疗，在与敌人的厮杀周旋之中，医好同志们的创伤，使之重返杀敌前线。

部队作战很艰苦，地方党、政、群众工作很艰苦，后方医院尤为艰苦。正象十六岁的小护士长燕丽萱在她当年的民歌体长诗中所说的那样：

烽火狼烟卷河汉，
雷轰电劈遍地战，
医院为医尤陷阵，
后方无后皆前线。

朝朝医疗转山村，
暮暮护理跨岭洞，
时时难医时时医，

处处无院处处院。

戎尊，就是这样一个敌后医院的总护士长和外科医生。总护士长的职务，在战争年代，极为重要。侦察、警戒，通信、联络，护理、医疗，担架、转运，指挥行动等等，都由担负这一职务的人，协助院长、政委担当。所以总护士长是院长的第一代理人。当年二十四岁的戎尊，就担负着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

哥、姐、弟、妹、叔、伯、嫂、姑的称呼，是当时敌后艰苦的疏散医疗环境中的一项纪律。敌人频繁扫荡，医院疏散在各村，依靠群众掩护。所以对根据地的群众中长辈的，都以爷爷、奶奶、大爷、大娘、叔叔、婶母相称；同辈的，则以哥、嫂、兄弟、姐妹相称。

我们同志之间，为了化装隐蔽得彻底，也明令规定，以叔、嫂、兄、弟、姐、妹相称。一次，文静的燕丽萱，偶尔向戎尊叫了一声：“总护士长同志。”

戎尊立刻严肃地问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燕丽萱当即作了检讨：“戎姐！我一时疏忽，叫错了。”

戎尊道：“环境这样恶化，来不得半点疏忽！你这样一时成了习惯，会造成大祸的！”

恰在这时，泼辣的燕丽翠，叫了曹参放一声：“曹科长！”被曹参放当场训斥了一通。

在疏散医疗中，同志间以严格规定的兄、嫂、叔、伯、姐、妹相称，是一项纪律。久之，不但称呼已成习惯，在艰苦的共同战斗中，就是内心的情感，也完全是叔、嫂、姐、

妹、兄、弟了。

建立戎萼碑时，本想以同志相称，可是日久的叔、嫂、兄弟、姐妹的称呼，已深深地融入人们的情感之中，也就自然的被郑重刻在碑文上。

“全谈戎萼同志的事迹，谈得再详，也不免挂一漏万。简谈戎萼同志的一事，就可以洞晓戎萼同志的一切，由一而二，由二而三，由三而四，以至更多。戎萼姐姐对待伤病员，真象花萼托花一样，治愈同志们的创伤，保护同志们的健康。”这是文静的燕丽萱，经常所说的几句话。

戎萼同志，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，从十三岁，就在一家私人医院当清洁工，一直当了六年。由于她的勤劳，一切清洁工作，做得十分出色。更由于她求知的内秀，耳听，眼看，勤学，苦读，确在这家私人医院学了不少基础知识和临床经验。也是一种巧合，她遇上了三位真正有学问的自由职业者：一位是外科医生袁世荣，一位是内科医生夏子云，一位是护士长邢中明。他们都是重人材而不重权势的人，袁世荣医生和邢中明护士长两人还是地下共产党员。他们对穷苦、孤独、勤劳、好学、忠诚、朴实的戎萼，就加强培养。当她还做清洁工的时候，他仨就教给她医学的基础理论，又给她创造机会临床实践。当戎萼十九岁时，已经有了对常见病的诊断治疗能力。由于她父母双亡，从小穷苦，依靠自食其力而养成的秉性，她在工作之余，便深入贫苦人家，为人治病。穷人拿不起药费，她就用自己微薄的工资，无偿地为穷苦人代付。戎萼自然而然被穷苦人称为“我们的大夫”。戎萼

却把群众这一誉称，全推给她的师长袁世荣、夏子云和邢中明，说这是袁大夫、夏大夫和邢护士长叫我来看病的，药费也是用他们的工资付的。

抗战爆发，四人一同参加了八路军。夏子云当了后方医院的院长，袁世荣当了后方医院的政治委员，邢中明当了副院长，戎尊当了总护士长。他们领导这个医院，战场行医，火线办院，医治好大批的伤员，培养了大量的医生、护士和卫生干部，为创建抗日战场上的医务战线作出了贡献。

戎尊碑建立的当时，并非累计她的全面功绩，而是在一场智勇苦战之时的偶然事件。

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二年的十一月。

正当秋收已完的季节，根据地的群众，正在晒晾粮食，准备深藏深埋，实行空舍清野。这时，大量的日寇和汉奸武装，突然出动抢粮。根据地的军民，进入了反抢粮的艰苦战斗中。金、荣、阳、霞根据地，是著名的产粮区，斗争就发生在这里。民兵大量的扰袭敌人的侧背，主力坚决狙击敌人的前锋，以保护群众，快晒、快晾、快埋、快藏。

主力的狙击战，发生在金、荣、阳、霞交界的苗蔡山。这里，离后方医院只有二十里。由于战斗的激烈，前线抢救伤员的力量深感不足。戎尊率领后方医院三分之一的力量，奔赴前线。

曹参放负责组织、指挥担架运送。

屈胖嫂负责敷料的全部供应。

燕丽萱和几个大夫负责火线上必须做的抢救手术。

戎萼带着燕丽翠和十几个男、女护士，抢救在战斗最激烈的前线。本来指挥作战的首长，是不许戎萼带着女护士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的，但戎萼却坚决地说：

“首长，伤员有一种最普遍的心理：有女同志到的地方，他们内心感到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们女同志到那儿抢救，不但能及时抢救伤员脱险，还可以增加战士们的战斗勇气。”

根据她多次抢救工作的经验，基于她对伤员心理了解得非常透彻，她说服了首长，带着燕丽翠等十几个男女护士，到了战火最激烈的地方。

确是这样：正在酣战的战士们，一见女同志来到，就给敌人来了一个勇猛的反冲锋，把大群的汉奸武装，冲得抱头鼠窜，狼狈地退出三个山头。

戎萼冒着日寇侧射的炮火，镇静、沉着地检查每一个重伤员的伤势。

“小翠，快打强神剂，用纱布塞紧伤口，再往下运，以免路上流血过多而发生危险。”

燕丽翠和十几个男女护士，按照戎萼的命令，一丝不苟地进行抢救。

“小翠，这是粉碎性骨折，上好夹板，缠厚绑带，以免运送时，断肢活动而刺破血管。”

七个女护士仔细地遵令操作。十个……二十个……三十个伤员，一一做了严密的抢救处理，再向后运。

当敌人的炮火最猛烈的时刻，戎萼看见两个连队卫生员，正吃力地抬着一个流血不止的伤员，往下运送。他们时

而卧倒，时而抬起来奔跑。她叫了一声：“小翠，随我来！”两人冒着猛烈的炮火，飞奔前去。一看，这个伤员是侧支一根小动脉打断，由于流血过多，已濒于死亡。

“放下！”戎尊命令两个卫生员。她顺手取出橡皮管止血带，两秒钟内，将血止住。接着，迅速取出手术器械，熟练地进行扩创，找着断端，进行了结扎。她立即松开止血带，血完全止住了，循环也正常了。这一快速手术，只用了八分钟。她一翻伤员的衣襟，见军衣里子的左上方写着“O型血”，便立即撸开自己的袖子，向燕丽翠命令道：“小翠，快抽我的血，我是‘O型’，三百CC！”

燕丽翠手拿一百CC的大针管，稍一犹豫，戎尊严厉地道：“快点！”

敌人的炮火在猛射，燕丽翠抽了一管戎尊的血，输入了伤员的血管，又抽了第二管，迅速输入，当抽第三管时，不但燕丽翠不想再抽，就连两个卫生员也要求说：“戎尊同志，我也是‘O型’，抽我的吧！”

“别耽误时间，小翠快抽！”戎尊身上的三百CC血，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，输进伤员的血管。此刻，敌人的炮火，对戎尊和燕丽翠来说，好象根本不存在似的。

戎尊拿出听诊器，听了伤员的心脏，又用手指，仔细地评了一阵伤员的脉搏。她略一点头，向两个卫生员说：

“可以了，向后运送吧，送到燕丽萱那里，叫她快速检查血管断端结扎手术是否牢靠，然后再向后方医院转运。”

戎尊的脸上，冒出了冷汗，面色干黄干黄。燕丽翠叫

道：“姐姐，你需要快下去休息。”

戎萼没理，她整理着大团的药棉，揭开一小筒汽油，洗涤抢救器械，又揭开大瓶的酒精，对医疗器械进行消毒，以防在抢救中感染。

正在这时，有三个鬼子兵，从她们的侧面冲过来，相距不过七、八十米。大概日本兵看准他们是些没有武器的医生、护士，所以也不打枪，只是端着刺刀走过来。男女护士们都有些紧张，因为他们手中确实没有武器，只有燕丽翠的一支小马枪。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戎萼向大家低声鼓动道：“沉着，眼前有什么东西，就用什么打！石头、扁担，等敌人到了跟前，咱们采取象人组雷群一样，突然爆炸猛打。”戎萼自己把一大团药棉，用绑带捆在一根七尺多长被打坏了的担架长木杆子头上，她大喝了一口洗涤医疗器械所用的汽油，含在嘴里，又把剩下的汽油，全倒在绑在长木杆头上的大药棉团上。

三个鬼子兵，冲过来了，只离十五、六步远。戎萼做了个指挥“打”的手式，将长木杆，在酒精灯上，点燃了药棉。汽油多，火势大，她蓦地站起，端着火杆，向两个鬼子冲去。燕丽翠端着小马枪紧跟着戎萼。十几个男、女护士，手拿石块，一齐跳起来，准备格斗拚打。这一迅猛的动作，真象簇人雷大爆炸。冲在前边的一个鬼子刚要向戎萼劈刺，她那长木杆头火势正旺的汽油棉，已贴近鬼子的脸，接着她把含在嘴里的大口汽油，向鬼子脸上喷去，借着棉花团的火势点燃，喷成雾状的汽油，刹那间象火药一样爆炸式的燃烧起来。那个

鬼子的头上、脸上，全是一团汽油燃烧的大火，把鬼子烧得唧哇乱叫，丢下大枪，两手乱抓鬼头，乱掠鬼脸，企图抓灭这喷头的大火。另一个鬼子在惊呆之下，刚一发愣，戎萼长木杆头的棉团大火，已触上他的脸前，接着戎萼又用下半口汽油，喷了鬼子满头满脸，紧随着噗的一声，鬼子的头，变成了个火球。鬼子把大枪扔到地上，双手满把扑拉烧头的大火。

剩下的一个鬼子兵，已经清醒，拧动刺刀，凶狂得象恶狼似地向戎萼冲来。勇敢机智的燕丽翠，当的一马枪，把他打倒了。

两个男护士捡起鬼子的大枪，朝着正在扑拉大火烧头的鬼子兵，一连两刺刀，结果了他们的狗命。三个鬼子兵，就这样死在我们医护人员的跟前。

战斗结束后，天已傍晚。戎萼带着她的抢救队，返回医院。她并没感到失血后的疲惫，迅速作了全身消毒，穿上手术服，和医生们一起，彻夜不眠地为重伤员做着外科手术。

当手术全部做完时，燕丽翠将她战场为伤员抽血的事，报告给了夏院长、袁政委和邢副院长，并坚决提议，让戎萼休息。当院长和政委向她谈时，戎萼却突然愣住了，对院长和政委的话，完全象无中生有一样。她还诧异地说：

“小翠这孩子，从来十分诚实呀！她怎么今天倒说起谎来了！是不是这孩子年小，刚十六岁，在激烈的火线上，又是她例假期，弄出病来了？”她立即跑到燕丽翠屋里，倒给小燕检查起病来了！

由于戎萼高度的忘我精神，她把输血的事，确实是完全

忘掉了。

十二月中旬，日寇的冬季扫荡开始了。

据准确的侦察，有一路敌人，约一个日军大队，外加一千五百以上的伪军，专门对我后方医院疏散医疗的几十个村庄，要进行大规模的反复搜剿。医院刚安定下一个月，正在治疗这批伤员，形势恶化，又要和敌人展开大周旋。为此，确定全院大转移，转移的方向，是西南二百五十里，九曲回龙河畔的芊芒山。

一个敌后医院，设备虽然简单，可是，转移起来，却不象战斗部队那么机动、敏捷、神速、轻便。伤员、病号、担架、驮子、药品、器械、敷料、被服，目标大，行动慢，既要在敌人阵前转移，转移后又要叫敌人摸不着踪影，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决策这天，医院的干部会，一直开到深夜。

总护士长戎萼，素来言语不多。她经过深思后，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。她刚说完自己的建议，还没等分析自己方案能够致胜的理由，石匠出身的总务科长曹参放便拦腰打断了她的发言。

“不成，不成！怎么能这样干，不能逞好汉子强！北面公路上，各村都有敌人，这架式是向咱拉大网。戎萼！你还想带着轻伤员和驮子，顶头往北突？那不是光着秃头往石头上撞？突到公路北？这不是你治‘贯通伤’，洗净伤口，两边贴上膏药纱布，缠上绑带，就成了。我的被服驮子，可不能那么干，不能给敌人送到嘴上。若是失落了，隆冬数九的，再